



◆ 大 梁

从小热爱和平

前些日子跟几个上小学的孩子聊天,问他们现在都玩什么游戏。他们好像对这个问题比较茫然,眼神里传递出两层意思,一层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知道,还问我们,实在太“OUT”了;二层是游戏不就在手机上嘛,随便一搜一大片。见他们无从回答,我便先抛出一块“砖头”,我说我们小时候玩丢沙包、跳皮筋、跳格子、木头人、滚铁环、玻璃弹珠等等游戏,你们现在还玩吗?少数几个孩子说,偶尔会玩,大部分孩子对此已经陌生,并表示没时间玩。

现在的孩子的确不怎么会玩,除了商场游乐场提供的各种花里胡哨的玩具,再就是家长给置办的成品玩具外,很少需要孩子们自己动手来制作玩具,更别提通过各种手段“抢”玩具。

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,条件贫苦,物质匮乏,更别提玩具。除了父亲拙劣的制作外,其他的玩具只能靠同学之间分享。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孩子们心中,“溜溜珠”(玻璃弹珠)都是稀罕玩意,特别是遇到个大的、通体透明的,更加羡慕。溜溜珠比赛是下课放学后经常的游戏。多是以碰撞弹珠头为基本规则,跟现在的冰壶运动有些类似,考验是选手的眼力和手上功夫。

当然,有游戏有比赛就会有争执、吵架甚至打斗。提起打架,好像大多数农村孩子都不陌生,但城市里生活的孩子却少有记忆。

原因在于打架的代价和家长所能宽忍的程度不同。若是打架发生在城市,家长不知便罢,要是让家长知道,势必要闹个腥风血雨,不管打人还是被打,都得严查法办,学校也有各种惩治举措,轻则记过,重则开除。以至于城市学生们之前若有罅隙,且认为必须要出手解决,总得顾及后果,有所收敛。

但农村孩子就不同了。我亲眼见过一方举着小铁锤在校园里追逐另外一方的,惨烈程度,可见一斑。打架的原因很丰富,有因为误会摩擦,有为兄弟出头,有为了感情矛盾,还有的甚至说不上什么原因,俩人瞅对了眼儿,就得来一场PK,对方说你瞅啥,你说瞅你咋地。然后就自然而然上了手段。

那时候打架单挑的不多,更多时候是群架,双方各纠集十余人,在操场跑道上相对而立,肇事的双方代表首先跳出来拱火,进而追随者一哄而上,引发大规模乱斗。在班里直接开战的也有,教室里的桌子、凳子、扫帚、拖把、黑板擦、课本……随便什么都可以成为进攻或者防守的武器。战斗的结束,一般是老师的介入,也有中间人出面调停。前者介入后,双方极速哑火,而后者参与,战斗只会暂时冷却,伴随着辱骂和诅咒,渐渐归于平静。

打架也得天赋,有些人天生不会打架,比如我就是个例子。每见有打架者,虽然只是远远看着,心里也早已乱作一团,更不用说

亲临其境。好像古代两军对垒,双方主将首先出马迎战,若是气势上先输一节,那结果自然无出其右。也有人天生是打架的好手。我有个小学同学,全名不记得了,但有个“杰”字。杰自小随父习武,上学前还被送进少林寺“进修”过。上学期间,他经常在我们的撺掇下,给我们展示南拳北腿的套路。那会儿校园里大多没硬化,教室外面全是土。杰一套拳打下来,经常搅起满地白烟,果真如武林大侠,很是让我们佩服。

杰学习欠佳,但为人重义气,记得他左手手臂上还用蓝色钢笔尖扎了个“义”字,不知是不是受了港台片的蛊惑。同学们知道他身手了得,从来不敢主动招惹。而他也经常帮朋友站台撑场面,因此平息了不少群架。很少有人见过他出手,他像一位世外高人,不出手便罢,出手即是惊天一招。

好巧不巧,我就“有幸”见过他打架。一天下午放学后,学校里已经走得七七八八,只剩几个人,但有一小撮人始终在门口逡巡,没有离开的意思。猜也猜得出,他们是在等什么。那天轮到我值日,等所有人走后扫扫地、擦擦黑板、倒倒垃圾之类的活。我发现那天杰和没走,而且一直在往外头看。显然,那帮在门口逛游的人就是在等他。

等我打扫完卫生,杰也没有再待下去的理由,斜背上书包,走出了教室。而我一直慢慢跟在他后面。

等他出了门,那帮人迅速围了上去,为首的是个小黄毛,看样子跟杰差不多高,但比杰胖了一圈。他嘴上一直骂骂咧咧的。离着有段距离,我也很难拼凑出完整的信息,但能听得出,双方之前就有过节。

几个人把杰揪着往前走,看样子是不想在学校门口动手。杰的力气显然很大,被几个人夹着仍然移动得比较从容。走到田边一块空地上,几个人撒开了手。而我也躲到一个草垛后面,偷偷观察着。小黄毛叫嚣着,来,今天咱俩就试试。

看起来杰并不想跟他打,低声咕哝句什么我没听清,但后来又把书包丢在了在一旁,看样子是准备动手了。此时,我的心已经快跳到嗓子眼儿。说时迟,那时快,小黄毛一个高扫踢已经过来,杰的反应果然神速,一个闪身加一个扫堂腿,正中小黄毛的支撑腿。“砰”地一声,小黄毛结结实实摔在地上,可能是头着了地,好长一会儿没从地上爬起来。

旁边观战的几个小喽啰哪见过这个场面,知道根本不是对手,纷纷四散而逃。经此一役,杰在我们那片的名声更响了。所以说,他是会打架的人。

但显然,会打架的人跟后来的发展没什么太大关系,多年后,听同学说杰因为打架致人伤残,判了五年,身手那么好的他,终究被自己的义气害了。但愿他出来后能重新做个好人,做个爱好和平的人。



◆ 杜元洁

送你一朵小红花

欣逢小长假,怀揣诗和远方,向着心仪的“只有河南·戏剧幻城”进发,没成想,生活与文艺浪漫邂逅,情怀与戏剧撞了个满怀……

两天的“只有河南”之旅,我把第一次观演体验押在了李家村茶铺剧场上。早上,我穿过那绿油油的麦田,抚过随风轻舞的麦浪,直奔李家村茶铺剧场。没多久,就到了入场时间,游客根据自己手中的号码牌陆续进场。游客是茶铺的客人,客人们品的不是茶,而是人生。茶铺里,有的伙计招呼着客人:“来了呀,大家都坐。”有的伙计忙着招揽生意,还有的伙计“一本正经”地给客人看手相,“煞有其事”……好生热闹。

随着场外音响老师一声:“干嘛呢,营业了!”茶铺剧目正式开始了。茶铺伙计们分享着自己遇到的开心事儿,茶铺管事觉着这事儿值得开心,就会在伙计的脸蛋儿上贴上小红花。但茶铺的大小姐想来想去没有开心的事儿,直到他的出现。黑七,一位希望别人怕他,不允许别人笑的“微笑杀手”,扼杀你的笑。但实际上,他一出场,茶铺的客人们就“沸腾”了,惊喜的一声“哇,好帅呀”脱口而出,整齐划一,就跟影排了似的。这样的黑七,大小姐见到了,自然是心生欢喜、小鹿乱撞。然而,一身白衣、仙气飘飘的黑七,放出狠话,不许大家笑,否则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他的厉害,看谁还敢贴小红花。

黑七离开后,茶铺伙计们问客人们:“你们开心吗?”客人们回答道:“开心!”伙计们给“勇敢”的客人们送了小红花,还有“胆儿大”的客人主动要小红花,贴在自己的脸蛋儿上。黑七回来后,发现大家依然很开心,而且贴小红花的人变多了。显然,这个“微笑杀手”不太行。黑七眼里的“微笑杀手”是“扼杀你的笑”,我们眼里的“微笑杀手”是“一见你就笑”。

很快,铺剧目在喝彩声中结束了,演职人员站在舞台中央挥手送别。我既是观众,也是剧目的一部分,我忘记了自己。挥别演职人员,我面带笑容,踏着轻盈的步履奔赴下一个剧场,感叹不虚此行。

在体验了“管得着吗?就要开开心心”的人生态度后,我没想到悲伤来得如此之快。我观看的第三场剧目是老院子剧场。讲的是九位老人会在固定的时间回到老院子聚聚,唱唱曲儿,聊聊家常儿,回忆自己年轻时的“成就”。人虽老,但心里还是有一兜劲儿,奈何时代的进步太快,他们已跟不上节奏,哀切地发出了“我们被时代剩下了”的无奈与不甘。他们意识到自己又在絮叨了,生怕年轻人听烦了,不愿意再听他们的唠叨,在一句句“我们很好,走吧,都走吧”中送走了我们。我的泪止不住地流,我想到了我的父母,想到了未来的自己。作为普通人,灵魂不会永恒,但它永远自由。我们终会有那一天——灵魂还在,身体却哪儿都去不了,被老去的皮囊裹挟,束缚在挣脱不开的牢笼里,直到与皮囊同灭。希望这一天来得慢点,慢点,再慢点。

对观众而言,我们约定的是一场场不同的剧目,可对演员而言,他们是一场一场的重复地演。假期,有的剧场一天就要演十多次,观众只看了一次很新奇,演员可能已经重复演了好多次,但是完全看不出他们的疲惫,每一场都非常认真负责。我的全情投入绝对有演职人员的功劳,他们的职业精神值得点赞。两天的行程满载而归。回到酒店,发现我的小红花贴纸还在包里,已经完全忘记这茬儿了。虽然已经晚了,但我还是认真地想了想——如果要送,送给谁呢?好多演职人员,我都很喜欢,比如,李家村茶铺的黑七、第七机车辆厂礼堂的奥斯汀、覆斗书场的李铭旦、张家大院里晋氏茶楼老号的第三代传人晋元丰等等;还有剧场服务的工作人员也不错,说话面带微笑,轻声细语地,让人听着很舒服……他们也很棒。

一朵小红花完全不够送的。那就送给“只有河南·戏剧幻城”吧!初遇,在绿色的麦田里。我们约定,待麦子金黄时,再重逢。

◆ 腾 云

岛城花事

岛城花事绵长旖旎。

正月闹新春的喜悦还未散去,“春姑娘”翩跹的舞步就开始向我们走来。人们心中对春的渴望也萌动起来。

迎春花率先开放了。在啾啾的鸟鸣声中,山南坡一丛从娇艳的小黄花,晃动着柔嫩的腰肢,向正缺色彩的北国早春送来了明媚和绚丽。“顿觉阳和至,迎春早吐花。”迎春花是古人说的二十四番花信风中立春时节第一候花信。

很快过了“惊蛰”,路边和小区花园里玉兰树上那笔头样的花苞,开始露出红白相间的花瓣。“奇花如玉色偏良”,白玉兰、紫玉兰,灿若明霞,矜持高雅,淡淡花香,沁人心扉,令人驻足仰望。市花耐冬也早已崭露头角,在深绿色的叶子里面绽开大红的花蕾,丹艳妆浓。

城区北面的十梅庵,梅花渐次开放。“绿萼”“朱砂”“崂山白”“南京红”等,各色花朵争妍斗艳,开得绚烂,开得张扬,洋溢着春天的活力,也吸引着寻春的人们。

再不久,崂山里的樱花陆续开放了。公路两侧远山近岭,到处都是一片片、一堆堆的樱花绽放,如云,如霞,浮在半空,飘在山腰。大崂口的樱桃谷,山上山下,身前身后,到处是盛开的粉色的樱花。十里春山,花色迷人。

在粉白色的花海里,同时开放着的,是色彩更加鲜艳的杏花,粉的瓣,红的蒂,艳溢香融,婀娜多姿。与樱花相比,杏花如冰屑剪裁,更显俊俏。岛城看杏花最佳处是少山,花开时“万顷胭脂千岭雪”,农舍青山都被掩映在海里,满满的诗情画意,美不胜收。

自四月上旬开始,“樱花会”到来。人们相继携全家老小到中山公园赏樱。樱花大道,儿童乐园,东西湖畔,一株株、一排排盛开的樱花,皎洁似雪,灿烂如霞,开得酣畅淋漓,开得恣肆汪洋,像是要把积蓄了一冬的力量全部释放出来,焕发着蓬勃向上的生命力。汇泉山下一片红云绿雾,欢笑与歌声在海里徜徉。

紧随着樱花开放的,还有满树小红灯笼似的海棠花,紧簇在枝条上的紫荆花,如雪似玉的梨花,还有什么紫丁香、白丁香、紫叶李、榆叶梅、美人梅、薰衣草、紫藤萝,以及大珠山上漫山遍野的杜鹃花,也都先后登场,亮出缤纷的色彩。

还有一种不起眼的花,就是老百姓院子里的桐树,这时也满枝开出紫色小铃铛似的桐花,装点着普通人家的生活。这花虽不太受待见,但名气却不小。唐诗人李商隐有名句曰“桐花万里丹山路,雏凤清于老凤声”,说的就是此花。

此时,乱花渐欲迷人眼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人们游春、赏花,流连于花丛,徘徊于月下,感叹春天的美好,珍爱这繁花似锦的无边春色。多想挽留住这大好春光,可惜“林花谢了春红,太匆匆”,暮春还是缓缓地来了。

几番风雨之后,满城飞花,众芳渐稀,绿肥红瘦……不过还好,国色天香的牡丹花,娇嫩欲滴的芍药花,先后在花圃里怒放了,“暮春群芳尽,牡丹正倾城”,给惜春的人们带来了些许安慰和喜悦。牡丹花也被称为“谷雨花”,内地谷雨前后应时开放。岛城天气升温晚,与别的花一样花期要推后几天,盛开在春夏之交。大朵大朵的鲜花色泽艳丽,花团锦簇,雍容华贵,秀冠群芳。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”。牡丹、芍药把春天花事推向又一个高峰!

再晚几天,堪称春天花事压轴之作的茶靡花,还有蔷薇花也都开放了。茶靡也叫悬钩子蔷薇,是一种白色的蔷薇科的花,岛城不多见,常见的是一般蔷薇。茶靡花寓意着“末路之美”。宋人说:“开到茶靡花事了,丝丝天荆出莓墙”。茶靡花开就成为春天花事的爱唱。这时,从小寒到谷雨的二十四番花信风就退出舞台,万紫千红、百花争艳的春天花事算是告一段落了。

当然,虽说整个春天花季“花事了”,但在后面的时光里,还陆续有各种鲜花慢慢加持,如月季花、紫薇花、木槿花、石榴花、木芙蓉、荷花、桂花和菊花等,都会在不同季节和时段开放。七十二番花信风贯穿全年,四时八节花开花落时时陪伴,绵绵未有穷期。



■花石楼
徐青峰

◆ 王作亮

拾遗亦归处

前不久整理先生的遗稿,有不太连贯的日记,好几处提到我,记着我们最初的通话是2015年元月。我想起来了,那时候我非常希望经常去拜晤先生,可既有朋友引见,不好过河拆桥,便老去“磨”他,相约同去,但是不久,朋友说,跟姜老师闹翻了,“这老头脾气太怪,要不然他没人脉?我也不跟他玩了,你能受得了,自己找他好啦,我不介意的”。他实话实说。

于是我放胆独自登门。前后近十年,我们相处得不错,但我也切实领教了先生的怪脾气。有一回,忘了我顺口说了一句什么话,触动了他的肝火,伸手抓过书桌上的方石砚,向地上狠狠地摔去,砚台摔了个粉碎。他的怒气犹未消,抬手指着大门,喝令我出去。如果我像那位朋友一样,我们也就闹翻了,可是不到半分钟,我就平静下来。

“我不出去。”“这是我家,我叫你走你就得走!”“你这么大岁数,一个人住,又刚刚生了气,我走了,你若有个好歹,我怎么交代?要走也得你气消了再走。”

也许是我理直过于堂皇,先生一时竟无言以对。这样僵持了一会儿,他先笑了:“好,好,算你有理吧。”我也笑了,我们和好如初。

实在喜欢他的篆刻,有了闲钱便去买他的印章。在创作上,他是一丝不苟,无论是一方还是一百方,都必须自己满意了才拿出手,所以现能够见到的他的印作,可以说是件件精品。

然而在生活上,他是太不讲究了。一日三餐,不是饭馆就是外卖。我想尽一点晚学的心意,时常会去看望他。

因为我亲眼见到的,他日复一日就是形影相吊地读书、写字、刻石,再就是自己刻板,印刷大大小小的自用笺,自己制模,浇铸金属的文房清玩。

“太清苦了,连个饭局也没有”。我这样想着,提出请他吃饭。“我没有时间出去吃饭,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”,他一脸正色,抬手指了指墙上的挂钟,“你看,嘎哒、嘎哒、嘎哒,三秒过去了,我向死亡又接近了三秒,还有很多事还没有做,时间不能浪费。我如果想吃饭,天天都可以有饭局。”

后来我接触到一些他早年的朋友,知道他还真不是吹牛。先生出道很早。十几岁就师从岛上王苍、苏白等名宿,研习经史、文字、训诂、金石诸学,聪敏而勤奋。1986年